

· 珍藏撷英 ·

绘塑奇珍辉日月 梵宫艺苑耀炳灵

——炳灵寺藏传佛教艺术评析

姜 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20)

陈雪雪 (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文章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从造像、佛塔、壁画和唐卡四大方面阐述了炳灵寺的藏传佛教艺术,并重点介绍其中的经典之作,从而为探究炳灵寺的藏传佛教艺术理清了脉络。

关键词: 炳灵寺 藏传佛教 艺术

中图分类号: K87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9)01-0141-04

On The Lamaism Art in Bingling Temple

Jiang Tao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en Xuexue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Lamaism art in Bingling temple including statues, pagodas, murals and Tang-ka will be expounded from 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cosmic perspectives in this article. At the same time, some typical works will be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Thus, this article straightens out the thread of the art of Lamaism in Bingling temple.

Key words: Bingling temple; Lamaism; art

CLC number: K879.2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1-0141-04

炳灵寺石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我国著名的六大石窟寺之一。石窟群主要由下寺、上寺和洞沟三部分组成,现存自西秦至明清的窟龕共计216个,题材丰富、技艺精湛的雕塑800多尊,色泽鲜艳、绚丽夺目的壁画1000多平方米,特色鲜明、保存完整的佛教文物100余件。这些艺术品自西秦至清代,传承了1600多年,其中既有汉传佛教的艺术特色,又有藏传佛教迥异的独特风格。

藏传佛教在炳灵寺也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发展历程。位于唐蕃古道的炳灵寺自公元7世纪起便开始受到吐蕃佛教的影响,其寺名“炳灵”就源于藏语,意为“万佛的庙宇”^[1]。13世纪时,融合了印度佛教、苯教和诸多藏区原始宗教而形成的藏传佛教开始在炳灵寺传播,到了15世纪,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在炳灵寺更为广泛地流布,并建立了六大活佛体系,从而将

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发展推向了巅峰,“康乾盛世”之后,地处西北的炳灵寺多次遭到兵火战乱的洗劫,此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走向了衰败。^[2]

纵观藏传佛教在炳灵寺近千年的流传发展,其间既有香火鼎盛、僧侣如织的兴盛时期,也有战火连年、佛事停息的惨淡岁月。但无论如何,在将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藏传佛教都在炳灵寺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创造了神奇瑰丽、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艺术。这些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包罗万象、琳琅满目,遍布于炳灵寺的下寺、上寺和洞沟。其中,既有工艺精湛、造型奇美的造像和佛塔,又有色彩绚丽、题材丰富的壁画,还包括保存完整、细腻传神的唐卡。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不少珍品毁于一旦,但留存下来的艺术品仍能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恢宏壮丽、异彩纷呈的炳灵寺藏传佛教艺术画卷。

1 多姿多彩的藏传佛教造像

炳灵寺现存藏传佛教造像将近120尊,依据其材质,可以分为石雕、泥塑、石胎泥塑和金铜造像。其中,石雕、泥塑以及石胎泥塑造像总共11身,主要分布在下寺第70窟以及上寺的第1窟(卓玛殿)、第2龛,而金铜造像则多达100余身,分别保存在上寺和炳灵寺石窟保护研究所内。这些藏传佛教造像的创作时间上自明清,下至民国,几乎所有的藏传佛教尊神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其题材主要包括:佛像(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药师佛、弥勒佛、接引佛、五方佛等)、菩萨像(文殊菩萨、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金刚手菩萨、弥勒菩萨等)、上师像(宗喀巴、莲花生、米拉日巴、阿底峡尊者等)、佛母像(白度母、绿度母、尊胜佛母等)、本尊像(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密集金刚、欢喜金刚等)、护法像(大黑天、毗沙门天、吉祥天母、护国天等)。这些造像小巧玲珑者,只有几厘米高,而庄严雄伟者,则高达四、五米。它们虽然饱经战火的洗礼,但仍保存得比较完整,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有彩绘者其色彩还鲜艳如初。我们以下寺第70窟的十一面八臂观音塑像和上寺第1窟内遗存的毗沙门天鎏金铜像为例,对炳灵寺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进行简单的介绍。

炳灵寺下寺第70窟中保存着一尊精美的明代十一面八臂观音菩萨像,整尊菩萨像高2.73米,塑于窟中心稍后。(封二 第70窟 十一面八臂观音 明)十一面由上到下分五层,最上层为佛面,螺髻,面相庄严,塑有项光;第二层为三眼红发、巨目獠牙的忿怒相,头戴五智冠,头后红缙左右伸卷,大耳有孔无环;第三、四、五层基本相同,均为面色恬静的菩萨相,头戴五智冠已残毁。五层头像由上而下逐渐变大,下三层共九面,每三面共有两耳,眉如弯月,双眼微睁,高鼻小嘴,面目清秀,表情慈祥和蔼,每面均涂金,庄严法相。上身赤裸,双肩有绿色帔帛,戴项圈、佩珠饰,丰胸细腰,下身穿裙,内外裙共三层,青底红边,金涂璎珞,垂带两条于两腿间上下叠压,上青下红,显得精美华丽。共有八臂,中间两手于胸前合十,其余六手自然伸张,手指多毁,赤足立于两层圆形仰莲台上。整躯造像比例匀称,造型优美,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明代藏传佛教塑像精品。^[3]

现收藏于炳灵寺石窟保护研究所的明末清初造毗沙门天鎏金铜像,原为上寺第1窟内的遗存。(封二 毗沙门天 明末清初)毗沙门天即汉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藏语称之为“结钦塞”,因其身色金黄,又被喜称为“黄财毗沙门”或“黄财神”。^[4]整尊造像高16.5厘米,毗沙门天高发髻,戴花蔓冠,面相丰圆,长发披肩,戴项圈、璎珞、臂钏、手环。袒露上身,下着裙,裙上有阴刻的花朵。腹部隆起,形象肚大身小,肤色金黄,披巾自

双臂搭下穿臂向两侧飘举。游戏坐于仰覆莲台上,右足踩海螺宝。右手于膝上手持如意宝珠,左手捉吐宝鼠,鼠口吐宝珠,已吐出三颗宝珠放置在莲台上。^[5]造像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颇具藏域特色。

总而言之,炳灵寺保存的藏传佛教造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制作细腻,造型优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遗存也为研究明清至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艺术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 充满神秘色彩的喇嘛塔

在炳灵寺绚丽丰富的藏传佛教艺术遗存中,喇嘛塔也是重要部分之一。塔,梵文称“Stupa”,音译为“窣堵波”,意为“圆冢”、“灵庙”、“功德聚”等,源于古印度,原为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存放舍利的建筑物,后发展为象征佛教的重要建筑物之一。^[6]喇嘛塔即藏式佛塔,是藏传佛教独特的建筑形式,也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炳灵寺保存着自元至明清的喇嘛塔近60座,主要分为浮雕喇嘛塔和金铜佛塔两大类。

炳灵寺的浮雕喇嘛塔约有50座^[7],广泛分布在炳灵寺的窟龛崖壁,如下寺第5龛、第194龛以及第134—140龛、第166—167龛的崖壁间,上寺第10窟、洞沟第1龛、第8窟中都有浮雕喇嘛塔。(封二 炳灵寺浮雕喇嘛塔 明)这些浮雕喇嘛塔造型相似,都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座多为束腰须弥座,其上的塔身为覆钵形或方形,在塔身正面开方形门,塔刹由十三层相轮(也称为十三天相轮)、宝盖、日月宝珠组成。

这些浮雕喇嘛塔既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瑰宝,也有其神秘的宗教意义。它们当中有许多还保留着最初存放舍利的功用,成为元明清时期炳灵寺许多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存放舍利的灵塔,早期对炳灵寺的考古发掘中就在喇嘛塔的塔身中发现过高僧的舍利。也有一些浮雕喇嘛塔中珍藏着佛像或者佛经,作为供奉朝拜的对象。

炳灵寺的金铜佛塔总计有4座,其中,上寺保存着3座,炳灵寺石窟保护研究所收藏一座。研究所收藏的铜质鎏金舍利塔,为明末清初的作品,通高20厘米。(封二 舍利塔 明末清初)塔刹有刹柱、相轮,刹柱两侧为镂空的云纹,刹盘作圆形覆莲式,上饰日月。塔身为覆钵式,塔身上浮雕兽头,口衔璎珞。塔身正面镶嵌一龛,龛下为覆莲,围边为云纹。塔座为方形,束腰叠涩式,上沿浮雕忍冬纹,绿松石镶嵌,上沿底为仰莲瓣。束腰四面,每面分别浮雕二狮,二狮之间有宝珠,下沿浮雕忍冬纹,忍冬纹之间有红绿二色的宝石镶嵌。^[8]这座典型的藏式佛塔工艺精湛,造型奇美,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艺术气息。

炳灵寺保存的藏式佛塔,不论是浮雕喇嘛塔还是金铜佛塔,都带有强烈的藏传佛教特色,是炳灵寺藏传佛教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

3 灿烂辉煌的壁画艺术

藏传佛教信徒入主炳灵寺后,就开始对原有洞窟进行大量的重修重绘,因此,炳灵寺现存的壁画绝大多数为藏传佛教的内容。在自元代至明清的数百年时间里,虔诚的佛教僧侣和信众们绘制了缤纷绚丽、题材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依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3.1 藏传佛教诸神。包括诸佛,如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三世佛、三方佛、五方佛等;各类菩萨,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八大菩萨等;各类佛母,如二十一度母、尊胜佛母、白伞盖佛母等;诸多本尊,如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时轮金刚、密集金刚、欢喜金刚等;以及各类护法神,如大黑天、吉祥天母、骑羊护法、护国天等。这类壁画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壁画的主体,广泛地绘制于下寺、上寺和洞沟的诸多窟龕中。其中,绘制于下寺第168窟的白伞盖佛母、第128窟的大威德金刚和吉祥天母都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壁画中的精品。

第168窟的白伞盖佛母色彩鲜艳,形象端庄,是炳灵寺壁画中白伞盖佛母像的代表作。(封二 第168窟 大白伞盖佛母明)白伞盖佛母绘制于第168窟南壁上,佛母通体肤色白皙,一面二臂,头微右倾,乌黑的发髻重重高耸,头戴花蔓冠,黑色秀发披肩,眉细而弯,双目狭长,眼中迸射出智慧的光芒,鼻高且直,小口薄唇,神态端庄沉静,双耳垂肩,饰圆形耳环。上身赤裸,宽肩细腰,颈戴项圈,胸饰璎珞,戴臂钏、手镯,左手举于胸前,手持白色伞盖,右手置膝上施无畏印,下身穿红色短裙,双足戴脚环,结跏趺坐于仰莲台上。其身后用石青、土红色彩绘背项光。佛母手持的白伞盖是藏传佛教“吉祥八宝”之一,表示远离邪恶,佛之净德覆盖一切,据说有护国安民、镇妖伏魔的法力。^[9]

第128窟的大威德金刚不仅完美地表现了金刚威猛忿怒的形象,而且充分展示了藏传佛教双身像神秘诡异的造型特点,堪称炳灵寺藏传佛教壁画中的传神之作。(封三 第128窟 大威德金刚明)大威德金刚双身像绘制于第128窟南壁上,金刚共九面,表示九种镇压阎王的经咒,分三层排列,正中为牛头,头戴五骷髅冠,两只牛角表示佛教真俗两种谛理(真谛是指智慧真见和事物的本质,即一切都是性空,俗谛是指世俗习惯所形成的见解和事物的表面现象,即一切都是缘起),左右各三面,第二层为吃人罗刹之面,顶层为文殊菩萨本相,表示慈善和平,赤发上冲。项挂人头链,共二十臂,手持金刚杵、颅骨钵、宝剑、弓箭、法鼓、象皮、索、棒等法器,怀抱明妃,左腿侧伸,右腿弯曲,展立于仰莲台上,脚踩各种鬼怪和动物,表示其威猛刚烈,慑服一切魔障。明妃是佛母的另一名称,藏语称为“白玛”,在藏传佛教中作为金刚的配偶,代表佛教理体、真如发性和般若智慧。大威德金刚所拥明妃名叫“罗浪杂

娃”,仰面长发,口吐长舌,左臂外伸,手持头骨碗,右臂揽明王颈部,身披人骨念珠,左腿缠绕明王腰部,象征得到了佛法的快乐,右腿直伸,表示镇压一切邪魔。整尊大威德金刚威猛刚烈,形象忿怒恐怖,其繁杂的法器及种种佛理的象征意义,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使人过目难忘。^[10]

第128窟窟门北侧上部还绘有一幅生动传神的吉祥天母的形象。(封三 第128窟 吉祥天母明)吉祥天母一头四臂,头戴五颗人头组成的骷髅冠,赤发上冲,表示其法力高深,面目狰狞恐怖,上身赤裸,颈上挂有长长的项圈,象征一切经法俱全,下身着虎皮裙,腰系红帐簿,专门记录世人作恶之事,恶行多者将被活剥人皮。据说她身上常常披着的就是自己孩子的人皮,象征其大义灭亲,庄严护法。其上两臂,左手持三股叉,右手高举持剑,用来打击鬼怪。其下两臂,置于胸前。侧身坐在一头屁股上生了一只天眼的白色骡子上,可在天上、人间、地狱任意飞行,护持法佛,以绿色的毒蛇作缠绳,上系红白两色骰子,红色骰子预示她要开杀戒,白色骰子表示佛法的宽容。缠绳上还挂着一个装满恶鬼的兜袋,发现有做恶之人就放出恶鬼吃掉他。所骑白骡以妖怪皮包鞍,鞍下为倒垂的妖怪首级,现忿怒相,白骡奔走于汪洋血海之中。^[11]

3.2 高僧大德及其弟子像。在炳灵寺绚丽多彩的藏传佛教壁画中,高僧大德及其弟子们的尊像也是重要的题材,如在下寺第173窟和洞沟第2龕等窟龕内绘有宁玛派(红教)初祖莲花生大师的尊像(封三 第173窟 莲花生大师明);在下寺第4窟绘有萨迦派(花教)五祖八思巴的尊像;在下寺第138窟和洞沟第5窟、第7龕中绘有噶举派二祖米拉日巴的尊像;在下寺第151窟、上寺第5窟和洞沟第2龕绘有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奠基人阿底峡尊者的形象。而在诸多的高僧大德尊像中,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及其“师徒三尊”的尊像数量最多,在下寺、上寺以及洞沟的诸多窟龕中都绘有宗喀巴大师的尊像;在下寺第133窟、第190窟和上寺第5窟等窟龕中还绘有“师徒三尊”的形象。这些高僧大德的尊像,形象生动传神,神态栩栩如生,不但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传世之作,也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各派在炳灵寺的传播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3 佛教故事画。炳灵寺的藏传佛教故事画数量稀少,目前仅发现在下寺第3窟西壁分十一个单元绘制了藏传佛教故事画。^[12](封三 第3窟 藏传佛教故事画明)虽然这些故事画的内容还有待于考证,但其绘制方式明显受到了汉传佛教连环式故事画的影响,绘画风格兼具汉传和藏传佛教的特色。故事画中既有藏传佛教高僧,又有大量写实的动植物,似乎就是对明代炳灵寺藏传佛教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其不但是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珍品,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3.4 经变画。经变画也称为变或变相,广义而言,凡依据佛经绘制之画,皆可称其为变。现在我们所说的经变,则专指

将某一部乃至几部有关佛经的主要内容组织成首尾完整、主次分明的画作。炳灵寺的藏传佛教壁画艺术中,目前仅发现了第172窟中木质佛阁上所绘制的明代涅槃经变。^[13]虽然画面规模不大,但故事情节完整,绘制精细,也不失为明代经变画的成功之作。

3.5 以曼荼罗为代表的装饰图案。炳灵寺藏传佛教壁画中还有大量的装饰性图案,如草木花卉、“吉祥八宝”(海螺、宝瓶、宝伞、吉祥结、法轮、双鱼、莲花、宝幢)以及形象各异的曼荼罗等。炳灵寺的曼荼罗均绘制于窟顶,多为圆形坛城,有的还绘有四门,坛城内绘有佛菩萨尊像及其法器,色彩艳丽,构图别致,既具有装饰性,又有其神奇奥秘的宗教内涵。其不但是藏传佛教揭示物质世界形成观念的宇宙图,而且也记录了僧侣们虔诚修习观想、潜心悟道成佛的心灵历程,是充满神秘意境与宗教哲理的行为意识图。

总之,炳灵寺的藏传佛教壁画不仅线条圆润严谨,构图精美,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独特,极富动感,充满了浓郁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和图像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窥视神秘诡异的藏传佛教的基本状况,而且还可以由此探寻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在炳灵寺的流传情况,并探究藏汉佛教间的相互影响。

4 精美绝伦的唐卡遗珍

唐卡来源于藏语“thang-ka”的音译,原意是写在布上的文告,后来指一种卷轴画,也可以称作布画,是藏传佛教中特有的一种绘画形式。^[14]炳灵寺现存唐卡总计14帧,分别保存在上寺(13帧)和炳灵寺石窟保护研究所(1帧),时代主要集中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题材主要包括藏传佛教诸神以及高僧大德的说法图等(封面 绿度母 清)质地多为漂白布。这些唐卡大小不等,小幅的只有60多厘米高,大幅的则高达2米多。其中,保存在研究所的唐卡“无上众刹”构图严谨,场面宏大,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是炳灵寺唐卡遗珍中的精品。(封三 无上众刹 清)

唐卡“无上众刹”,高141厘米,宽77厘米,其中画面高82厘米,宽58厘米。画面正中为宗喀巴像,头戴尖顶黄帽,面形丰圆,颈有三道纹,袒右臂,内着短袂衫,外披法衣,结跏趺坐,左手于腹际捧钵,右手举于胸际结智印。背光三层,从内向外第一层为蓝色,线绘光芒,第二层绿色,第三层土红色。项光为深蓝色。项光顶上有6身尊像,上下两排,下排中间是文殊菩萨,右手持剑,身黄色,右侧的也是文殊菩萨,右手持剑,骑狮子,身红色,左侧的是阿底峡尊者像;上排中间为双身像,左右两侧为高僧像,两高僧均袒上身,锥形髻,长发披肩,有黑色胡须。

画面右上角有7身尊像,画面呈三角形,周围画云气纹,中间的是弥勒菩萨,其周围是6大藏传佛教高僧像,左上角亦为7身尊像,内容与形式均与右上角相同。

正中的宗喀巴像下方有5排画像,共计78身,分为八个等级:佛、菩萨、声闻、高僧、欢喜佛的化身、勇士、飞天、护法。从下往上第2排正中为释迦佛,再上为四臂观音菩萨、释迦密宗,再上为高僧。此4身尊像与宗喀巴像正好竖排在一行。上述众多小尊像均绘于生长在水中的莲花座上。莲花座右侧为上方持宝剑的南方增长天王和下方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左侧为上方右手持伞左手握宝鼠的北方多闻天王和下方右手持塔左手缠绕一蛇的西方广目天王。莲花右侧为玉皇像,左侧为天帝像。

画面右下角为八吉祥供器图,左下角为供养僧人像。^[15]

炳灵寺保存的唐卡色彩绚丽,富丽堂皇,每一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由于唐卡易于携带,是藏传佛教僧侣和信众随身供奉膜拜的流动神龛,因此,炳灵寺保藏的唐卡就自然成为我们探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炳灵寺藏传佛教僧侣和民众信仰的珍贵资料。同时,这些唐卡也是研究藏传佛教图像学的重要数据,尤其对于藏传佛教诸尊形象的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 [1] 阎文儒.炳灵寺石窟名称、历史及其造像题材[A].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110.
- [2] 曹学文.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发展之评述[A].王亨通,颜廷亮.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51-170.
- [3][9][10] 杜斗城,王亨通.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79,178,126.
- [4] 王磊义,金申.藏传佛教尊像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93.
- [5][8] 王亨通.炳灵寺上寺1号窟、2号龕内容总录[A].王亨通,杜斗城.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C].兰州:甘肃宝隆印务有限公司,1999:343,348.
- [6] 罗哲文,黄彬.漫谈塔的来源及演变[A].文史知识编辑室.佛教与中国文化[C].北京:中华书局,1988:116-118.
- [7] 王亨通.炳灵寺石窟概述[J].丝绸之路,1997(5):19.
- [11][12] 杜斗城,王亨通.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128,5-6.
- [13] 熊文彬.炳灵寺及其藏传佛教壁画艺术[J].中国西藏,1993 秋季号.
- [14] 李冀诚.西藏佛教·密宗[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170.
- [15] 王亨通.炳灵寺上寺1号窟、2号龕内容总录[A].王亨通,杜斗城.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C].兰州:甘肃宝隆印务有限公司,1999:353-354.

作者简介:姜涛(1981-),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宗教学、石窟艺术;陈雪雪(1981-),女,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美学、艺术史。



第128窟 大威德金刚 明



第128窟 吉祥天母 明



第173窟 莲花生大师 明



第3窟 藏传佛教故事画 明



无上众刹 清

ZHENCANGXIHEYING

珍

藏

撷英



第70窟 十一面八臂观音 明



毗沙门天 明末清初



第168窟 大白伞盖佛母 明



舍利塔 明末清初



炳灵寺浮雕喇嘛塔 明